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四十回 搜道要旁門露相 講心學正教歸元

話說上元縣知縣問明邪黨，斬者斬，宥者宥，交回金牌回衙。路遇喊冤者，略問幾句，方知邪羽未滅，仍要強辯。吩咐跟役，將邪羽帶進縣衙，擊鼓升堂。兩旁齊喊，好不威嚴。縣官落座，將驚堂木連拍道：「將那些白蓮教給我拉上來！」真是一呼百諾。轉眼之際，牽著的牽著，扭著的扭著，推到堂階以上。縣官用目一閃，明目如電，如見其肺肝然。低聲道：「你們不怕生死，還敢自投羅網，何其愚也！」傷弓之鳥，還不乘翼飛去，尚不容分辯，豈非自送其死乎。復高聲曰：「何其橫也！其教邪，其人故橫。有甚麼話說，分辯上來！」

一人答道：「謂我為邪，何以見為邪？不問確實，妄行處斬，是何道理？」

問道：「謂爾為邪，爾何以為不邪？你自辯哪。」

答道：「邪者三教之外另立門戶。我們本聖賢之大道，有一邪門名曰聖賢道，即此是也。修先天之圓明，煉氣固精，凝虛化神，肉身不朽，道身常存。雖有秘密，亦非從無知而知，確乎其傳，堅乎其志，外務不能奪，邪說不能侵，時時不離，刻刻在念。正所謂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也。說來本聖賢道一段，似正非正，苟非大智，幾難折斷。那知非從無知而知，便自露假相。孔子曰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無論賢愚，何一不從窮理盡性做起，雖曰良知天所予，情識一開，便迷虛靈，必須能明明德以期達耳。」彼誤傳聖道者僅以知覺運動。向肉身做工夫，是修假不修真也，即聖操如頑石，其如用之不正何。夫聖賢之大道，孝弟而已矣。不存孝弟，便非聖道。人事尚不知，況問知天乎。況問知修先天乎。夫修先天者，道教以存心為主，釋教以明心為歸，其所以心存不放，心明不蔽者亦不能外孝弟而他求，彼所修者，只後天一色身耳，動雲金丹大道，不離身有三寶，凝結成丹，不知煉丹與念佛，同一心法也。以孝弟忠信先築大本之基，以禮義廉恥動察細行之功，聚精會神，溫養純熟，邪氣消而丹自生，正氣凝而丹自結。煉成赤火一團，寶珠一個，丹心貫日，上下圓明，方能復其先天，照破三千大千世界。彼所用煉功，常存偏心，將陰邪一塊，認為靈寶。本非正道，而欲成仙成佛成聖者，實未見一人。不問真諦，濫殺平民。死幾個人無甚要緊，最可恨者，誤正為邪，使天下人沒敢再正者。護邪為正，居然理直氣壯。你們為官的未嘗不說為國盡忠，除暴安良。不知忠於國者少，害於民者反多。除暴而暴益生，安良而良愈滅，不求一點真消息，妄向皮毛認亂文。」

縣官道：「還有說否？若有言未盡，讓爾一齊端出。本縣那有閒心一條一條，一問一答。待爾說盡，自當一語駁倒。」

答道：「若駁倒此數語，便算你駁倒眾論。」

縣官冷笑道：「明明破綻，不待細審。三教正理，皆從無知而知，你偏說不從無知而知。其所知者為妖言矣。莫說你不從無知而知，不知真元，你將無知而知，少駁數語，便是邪中有正。正非真正，邪之正也。你們尚不得為邪之正，又何足與言正之邪？你並不知邪為何物，廁中之蛆，不問其臭。不過如盲如聾。摸了一手狗屎，未嘗不疑為稀糖；聽得兩耳鑄鐵，未嘗不疑為細樂。井底之蛙，雖不敢測天之高，或見天一點，你們連一點也沒見過，妄談陰陽之玄妙，豈非告示底下點頭，混充識字的麼？」

答道：「無知而知，為萬劫之陰靈；有知而知乃千秋之實據。舍有形而煉無形，正是修性不修命，於此而能入聖者，未有一人。」

縣官道：「修性、命自固，修命性難明。豈不是修性即修命，修命不能修性麼？」

答道：「性為何物？」縣官道：「爾知性為何物？」

答道：「性乃真體也，他在何處？」

縣官道：「他所在之處，非爾所能知。爾若能知，爾必能修。」

答道：「若不知此，我們修甚麼？」

縣官道：「你怎樣修法？」

答道：「我們不似那些愚人，貪生怕死，輕泄天機。吾勸你必問此。」

縣官道：「甚麼是天機？你懂的麼？」

答道：「天機即秘訣。哭者亦笑。知此秘訣，方可借假修真。」

縣官道：「胡說胡說！機者未至而將至者也。在天則有風雨，在人則有言行。凡天之風雨，類而及之，未至將至，是為天之天機。凡人之言行，推而廣之，未至將至，是為人之天機。其所以未至而不可泄者，即是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意也。至於修心法中，性理將復而未復者，是為性之天機。此乃真天機，不易識也。須認真了，然非窮理盡性，復還其先天者不能知。爾將天機誤為秘訣，固然可笑，況所謂秘訣者，並未嘗秘。倘屬真秘，便不從有知而知。凡一切孽緣，皆自有知造，所以妄自知生。真自知滅，若欲不生不滅，還須無知而知。苟泥於有知，向肉身上著手，是為困於胎獄。沉溺於有知，乃告子之偏見。你們所謂有知者，並不及告子之說，僅以一點半夜私語，遂視為無上至寶。你們將這知果然看清了麼？人生本無知，由迷而有知。破得迷，了得知，方能大知頓現。大知既現，道體湛然。」所謂心滅真生，真生性現者是也。

答道：「何為道？何為體？」

縣官道：「道為名，體為實。循名求實，自見道體。」

答道：「道為名，何以名道？」

縣官道：「狂者難與言道，以尋常而不足信；愚者難與論道，以高明而不可躋。欲聞道者，非中正聰敏，皆不易得道，講道不離心，本是講道不離心，邪門偏說講道不離身。所以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心有二，人知其一；心有四，書明其二。道心人心之外，復有二心：一為肉心，一為真心。人心為知，道心為覺，知為識神，情也；覺為真幾，性也。人心藏入肉心，道心照出真心。無人心而肉心不生，無道心而真心不現。真心明而道心固，道心固而肉心化，肉心化而人心亦與之俱化。所謂變識為智，化情歸真，即明心見性也。非化也，因其明而明，因其固而固。收煞處發一片自然色相，寂靜處動無限活潑。將見一而四，四而一，純然歸於玄元之中。玄之無可玄，謂之真元；元之無可元，謂之妙玄。真妙之機。依然肇自倫常。發佛經道典之未發，補學庸論孟之未備。非神聖那能道出隻字。如爾邪門，拿著一塊無味，隱而不露，雖父母有所不私，即兄長亦所不顧。至於朋友妻子，皆不能與聞，這便無論常更有語，可惡主，說甚麼能叫父母下地獄，不拿佛法送人情。這是不孝極語。人而忍令父母下地獄，一言有所不傳。何其狠也！自古至今，若有不孝而成神成佛成仙得延其壽者，必無天地而後可。」此人若成，是無天理。

答道：「人心道心，總歸何處，不能明辨的是頑空。」

縣官道：「人心如人，肉心如舍。人固藏於舍，亦或有時而出。道心如日，真心如光。日固有光，亦有時而昧。出非常出，味非常味，勒人心，升道心。道心照破人心，則人心自無所謂出矣。人心不出，道心朗然，焉得少味呢？正是拔開雲萬里放出日一輪。」群陰退盡，一陽來復。

說到此處，那些邪徒沉沉吟吟，欲辯不能，不辯不安，左思右想，正然為難。甚矣。邪說之不易辟也，聖道難明，處士橫議無怪乎。孟夫子任道義，縱辯論大費苦心也，降而今世，去聖愈遠人心愈漓。迷正趨邪者，滔滔皆是又誰為之力辯。而救正之耶，幸哉上元縣官，又得杜清一人焉。懷仁行義發掘隱私，其護邪辨邪。錮蔽邪見，一一搜究，罪魁誅誅，更不得不判明道要，講明心學，費盡婆心，說破蓮舌。何啻於王法不赦中，開一面網。為當時誤陷左道者，釋其罪。救其生，重放大光明，於沉溺昏暗中。開一面鏡，為後世慕道修心者，破其迷。覺其路，普施大慈悲，此時伏魔大，帝鑒察無私。正心猶生，無日不以除邪清天下，倘觸威

怒，刀不留情。殄佞誅邪。無餘類矣，可懼哉，可哀哉。忽然喊聲四起，炮聲大震。縣官忙吩咐將邪徒收獄。急速走行出衙，不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濂溪雲，無極而太極。試繹而剖分邪正之源流焉，夫無極者玄空也，寂然不動者也，靜為空之幾即自然之真常也。太極者元善也，感而遂通者也。孝為善之長，即當然之體段也，蓋不言無極，則太極拘於形器。而不足為宰制群動之本，不言太極，則無極涉於虛無，而不足見綱維群動之妙，惟不滯於有。不淪於無方為正道，方為無上秘旨，乃邪徒曰，不從無知而知，則必矯揉強制，不惟昧自然之真常，亦且失當然之體段，況匿淫詞為至寶，忽陷父母，私僻行而不泄，兼隱妻子，倫常有乘，豺狼不共矣，正道固如此哉，昔佛教之特立禪關者，蓋取法於混沌開闢之義，而參而效之耳，若謂以知覺入，以幸獲進理欲之界難昧，邪正之途自分，而顧自以為是，排之不息，牢不可破，嚇之不悟，堅不可攻之至於如此耶，最可恨者，不知始自誰何，既自誤而又誤人，造偽書以籠絡生徒，居然堂堂正大之論，設詭計以收拾愚頑，猶是汲汲救世之言，如八字覺圓，悟性窮源，破迷宗旨等編，業已傳滿天下，其蠱惑於一時已可慮，其毒害於後世尤可懼也，嗟乎，邪門固自有師承，想亦讀書謬解之差乎，噫！吾知之矣，吾千言曰得其一，萬事畢，亦謂得其當然之體段，無虧於孝弟即無虧於自然之真常，且一孝弟而為仁，而萬善俱備，故曰得其一則萬事畢，與吾道一貫之語，正互相發明，而彼則執以為玄關一竅，心知意為，舉一廢百，非特不正，而且害正非特非道，抑且賊道，誠有殺之不足蔽其辜，搜之恐或遺其種者。

理注：

此一段，原是關呂二帝，慈悲於世憐悔群迷，現身說法。竹筆傳奇，借托杜清之口，辨明甚詳，謂恐後學墜泥邪途矣。關呂二帝降竹奇，普度世人出塵迷。